

## 笛声悠悠颂青春

□冯惠珍(市纪委)

炎炎夏日接到观看音乐会的邀请,清爽之感油然而生。提前赶到艺术中心边等待边随意转转,驻足演出海报前,看见婀娜多姿的女孩吹笛,顿觉难得。再往后台走,看见演员有的在化妆、有的在休憩、有的在调试乐器……其中一位最醒目的女孩正双手合十笑吟吟地向身边人致意“彩排几场让各位老师辛苦了,下午演出结束后咱们就不用吃盒饭了……”听着他们的笑语,我定眼一看,她不正是海报中的人儿,今天的主角吗?登台前还能这么镇定自如,功夫该是“胸有成竹”吧。

为了观赏这场音乐会,弥补自己“乐盲”的欠缺,之前我查阅了相关资料,知道竹笛始于四千多年前,它作为中国民族乐队中重要的旋律乐器,多用于独奏,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开场铃声响起,端坐在音乐厅,我与几百名观众一起静待鹰城名家讲读音乐会之“漫步经典”系列——柴洁竹笛独奏音乐会。亭亭玉立的红衣姑娘在美轮美奂的舞台上凝神运气独奏《秦川情》《赶牲灵》《美国往事》《幽兰逢春》《扬鞭催马运粮忙》等一曲曲脍炙人口的名曲,笛声轻灵而悠扬,沁人心脾。谢幕后,我和许多观众对这样赏心悦目的音乐会,只感到意犹未尽,留恋不舍!

音乐会现场只顾陶醉其间,回到家再仔细打量柴洁的宣传画册,我猛然感觉到眼前的姑娘似乎是十几年前与我儿子同在少儿艺术团的队友,他们曾多次同台主持少儿活动……我马上打电话向邀请我参加音乐会的朋友求证,并翻找出十几年前孩子们合影,果然,今天的竹笛独奏演员就是当年的小主持人。随后,我与柴洁取得联系,知道了她离开少儿艺术团后拜师学艺的经历。上小学时她对竹笛产生浓厚兴趣,在父母的支持和老师的精心培养下,一直勤学苦练,十几年里,不知付出了多少艰辛和汗水,但付出终得回报。她于2014年考入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攻读艺术硕士学位,师从河南著名笛艺大师马殿泉教授,这场音乐会是她为了迎接毕业而做的专场演出。真没想到,十几年不见,再见小姑娘,她已成长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笛声之悠扬,掌声之热烈,全来自舞台下勤学苦练的坚持,作为普通人家的孩子,成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当我通过微信发出当年孩子们演出的合影照时,柴洁也分外激动和喜悦,回复:“感谢大家帮助我,感谢阿姨还记得我,我们都会珍惜眼前的一切,越来越好,积极向上……”

时光如梭,回放拉长的记忆,往事历历在目,孩子们经过家长、学校、社会的精雕细琢,如今都变成了一块块熠熠闪光的宝玉,他们抱着矢志不移的信念,扎实起步,奋力展翅,勤耕耘,喜收获。小荷已露尖尖角,悠扬的笛声奏出了优美的旋律,更颂出了奋斗的青春!



## 老冰糕里的清凉时光

□梁永刚(新华区)

在乡间,人们习惯把冰棒或者冰棍叫作“冰糕”,“冰糕冰糕,白糖冰糕”,是卖冰糕人最经典的吆喝声。过去,冰糕只夏天有卖,不像现在一年四季都有。那时的冰糕很纯粹,糖水冷冻而成,没有掺杂色素,包装极其简单,裹着几近透明、印着模糊图案的油光纸,却浸润着丝丝凉意,价格也便宜,三五分钱一个。

在童年的记忆中,骄阳似火的盛夏,经常会有人到村上卖冰糕,以年轻人居多,带着麦秸草帽,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后座上固定着一个放冰糕的大木箱。为了美观好看,有的在木箱外面涂上白漆,有的还贴上花花绿绿的画纸。走村串巷卖冰糕的人很辛苦,起五更打黄昏,整日里风吹日晒,脸都黧黑。卖冰糕的人每到一个村子,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吆喝“冰糕冰糕,白糖冰糕”。听到这熟悉的吆喝声,孩童的魂儿都被勾走了,纷纷从家里跑出来,跟在卖冰糕人的后面跑。也只是跟着跑跑凑热闹而已,毕竟,农家娃手里没有零花钱,想买只能缠着父母要钱。于是,囊中羞涩的大人们便编出了冰糕的多种坏处哄骗孩子,目的只有一个,让孩子断了吃冰糕的念想。

冰糕是夏日最好的消暑品,但对于农家娃来说,确实是难得一吃的。偶尔卖冰糕的人转悠到学校门口停下来叫卖,看到家境好的同学从兜里掏出五分硬币,乐滋滋地从小贩手里接过一根冰糕,连外边的包装纸都来不及揭掉,就得意地吮吸起来,嘴里不时发出“吧唧吧唧”声,那声响刺激着我的味觉神经,嗓子眼里好像有一只小手在抓挠。我眼巴巴地望着卖冰糕的小贩,摸了摸干瘪的口袋,只能一次次艰难地咽下不争气的口水。

麦收时节,冰糕最畅销,小贩们也瞅准了商机,推着自行车穿梭在田间地头,热情地和正在劳作的农人打招呼,“吃冰糕吧,可甜”。土里刨食的农民平时根本不舍得买冰糕吃,但是割麦或者打麦之时却是例外,毕竟体力消耗大,买根冰糕解解渴也在情理之中。记忆中的一个麦忙天,火辣辣的阳光下,父亲领着全家割麦,我口渴难忍去地头喝水,掂起茶壶一看,已经喝干了。恰在此时,地头传来了“冰糕冰糕,白糖冰糕”的吆喝声。父亲站起来直了直腰,从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毛票,喊住我:“刚啊,过去买几根冰糕解解渴。”我欣喜若狂,扔下镰头接过钱,穿过麦田跃过土沟,气喘吁吁跑到大道上。卖冰糕的人接过钱,笑吟吟地打开木箱子,掀开洁白柔软的薄棉被,露出一层层摆得整整齐齐的冰糕,随之有一股白茫茫的凉气弥漫开来,甜津津的。卖冰糕的人迅速拿出五个冰糕递到我手中,顺手合上木箱。我手捧冰糕,溜烟跑到了自家的麦地。此时大家都扇着手中的草帽,坐在地头的树荫下歇息,我笑嘻嘻地走上前,给每人发了一个冰糕,然后自己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开始细细品尝。

由于吃冰糕的机会是极其有限的,故而不舍得大口去咬,而是用舌头慢慢舔着吃,坚决不让甘甜的汁水流失一分。每轻舔一下,便有一股清凉甜润的感觉在唇齿间弥漫,继而顺着喉咙延伸到肚子里,浑身上下有种说不出的凉爽和惬意。不知不觉间,一个冰糕下了肚,手中只剩下冰糕棍,舍不得扔掉,仍然意犹未尽地含在嘴里,吮吸着残留在上面的丝丝甘甜和清凉,继续延长着冰糕妙不可言的滋味。

## 细枝末节里的温暖

□邱利刚(湛河区)

我所居住的家属院只有二十几户人家,院子小,没有门卫,一遇到刮风天,塑料袋等杂物满院都是。最近又遇到刮风下雨,小院门口地势低存水。我慌里慌张地送孩子上学,刚下到楼梯口,女儿一不小心被一个塑料袋绊住了脚,幸好只是翘起了一下。这时,我看到二楼的邻居大哥正拿着两块木板往积水的地方放。他放好后,女儿踩着木板轻松跳了过去,扭过头说:“叔叔,你真好,这下爸爸不用抱我了。”邻居大哥嘿嘿一笑,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

等我下班回来,发现家属院焕然一新,垃圾袋已不见踪影,角角落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算了算,自己在这个院已住了整10年,很多次都看到邻居大哥从自家门口经楼梯一直扫到小院大门口,估计他义务清扫也有10年了。

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阵温暖,又有一丝惭愧。其实,这样的细枝末节还有很多,点点滴滴给人留下挥之不去的记忆,感动着我们……

我工作的社区有一个800多户居民的小区,由于大门口保安经常换,有时送快递的打电话送货,居民不在家,想放到门卫室,保安怕出错,小区门口一对老夫妻经营的小卖铺就成了“快递中转站”,很多居民来不及取的快递都先放到那里,等他们回来了,就被夫妻俩招呼来取。很多时候小卖铺门口堆的快递有几十个,但多年来他们没出过一次错。

平时,夫妻俩还义务当起了“门卫”,如果门口的保安离开一会儿,无论二人谁在,都能顶替一阵。一位居民来社区办事说:“来时看到小卖铺的男老板和保安一起劝一位在门口贴小广告的人,他看上去比保安都急。”因为夫妻俩看到我们清理小广告很不容易,对贴小广告的人特别留意,一旦发现立即上前制止。

我们社区曾经住着两位年纪相差20多岁的老人,她们不是母女胜似母女。其中年长的老太太没有子女,当初为一户居民家看孩子,后来,这户居民把她当成了自家人,户口簿上的户主也写上老太太的名字,这家祖孙三代接力反哺老人。近80岁的女儿和100多岁的老太太住一个屋,她们之间的“母女情”缘于50年前的一句承诺:“你帮我照看孩子,等你老了,我和孩子们给你养老送终。”正是这一句承诺成就了一段没有血缘的“母女情”。

我们社区无主管庭院的热心楼长和单元长成了“编外社区管家”。一年夏季,社区一个无主管庭院居民楼的窨井不通了,担任楼长和单元长的两位退休老人让我们找来东西,他们自己通,有个地方堵得太死,他们轮流拿大锤砸水泥地,汗水浸透了衣服,用了半个小时才砸出一个洞。

也许,生活和工作中最能感染人的就是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它们汇成了一道道爱的暖流,温暖着你我的心田,久久不能释怀。

读者朋友们,本报新推出“鹰城写手”版,欢迎我市的写作爱好者积极来稿!投稿邮箱 yingchengxiexou@qq.com